

藏缅语的强调式施动句

——兼与汉语被动句对比

戴 庆 厦¹, 李 洁²

(1.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2.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 藏缅语一些语言没有被动态和被动句, 但有强调式施动句。强调式施动句的形成原因与该语言的分析性特点, 包括谓语动词的形态状况、谓语动词与施受者的关系以及语序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 藏缅语; 强调式施动句; 被动句

中图分类号: H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05)03-0112-06

藏缅语中有些语言如彝语支、景颇语支等语言没有被动态, 没有象印欧语那样的被动句, 也没有象汉语那样的被动句或“被”字句。但这些语言有一种强调施事的施动句, 即“强调式施动句”, 其语法手段是在施动者后加施动助词, 构成“受动者+施动者+谓语”的句式。这些语言在翻译英语或汉语的被动句时, 由于意义上的某些相通, 往往使用这一句式与之对应, 所以有的论著就以为这种句式就是被动句。其实不然, 这种句式是一种特殊的句型, 不是被动句。本文以彝语支、景颇语支语言为分析对象, 剖析这一句式的性质、特点及类型学特征。

一 问题的提出

从类型学上看, 最初从印欧语归纳出来的动词“被动态”, 在人类的不同语言中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 特别是分析性特征较强的汉藏语系语言是否也具有被动态? 这是语言共性研究中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研究汉藏语语法范畴时也面临着这一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追溯一下“被动态”概念的来源, 以及弄清与之相关语言的被动态的基本状态及其相互关系。

“态”(voice)又称“语态”, 是指与动词形态变化相关的语法范畴, 即表示动作行为与主语、宾语的关系。主动与被动构成的“被动态”(Passive Voice), 指动词与施、受者的关系。当主语为动词的施动者(Agent)时, 动词的形式称为主动语态; 当主语是动词的受动者(Patient/Subject)时, 动词的形式称为被动语态。英语有被动态, 这已成为共识。Passive 在英语里含有“被动的、消极的”意义, 是指主语处于被动、被支配的位置。从句式上说, 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构成主动句和被动句两种句式, 这两种句式在语法形式、语义上都存在差异。在语法形式上, 英语被动句有严格的形式标记, 由[Subject+be+V-en]构成(其中的V-en是过去分词), 引导施事的by介词短语可以省略。在语义上, 被动句表示动作、行为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

汉藏语语法研究中, 最先被认为有被动句的语言是汉语。汉语“被动句”的提出, 大约与英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有关。在汉语语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的《马氏文通》就曾经模仿印欧语的分析模式在句类中列出了被动句^[1]。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认为, “被”字句属于被动句^{[2]p42}。王力是与他同一时代

作者简介: 戴庆厦(1935-), 男, 福建仙游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 李洁(1978-), 女, 云南昆明人, 教师, 博士生。

语法学家中分析被动式最为系统的一位。他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被”字句叫做“被动式”，把“被动式”定义为“凡叙述词所表示的行为为主位所遭受者”；并对“被”字句的语义特征，以及“被”字句与处置式的变换关系作了讨论^[3]。

然而，到了上世纪中叶，一些学者开始对汉语有没有被动态产生怀疑。有的认为，汉语和英语虽然都有作为逻辑范畴的“被动义”，也有作为语法范畴的被动句型，但两种语言被动句的性质、功能和表现形式却彼此迥异。有的认为英语和汉语都属于“分析型”语言，但汉语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来表达被动义，其分析性较之英语更强。有的还认为汉语由于缺少形态变化，因此不能说它有严格意义上的“被动态”，最多只能算是“被”字句型。五十年代以后，语法学界围绕“被”字句在结构上、语义上、语用上的特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把“被”字句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召开了“汉语被动表述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专题讨论汉语被动表述问题的一次盛会。近百年来，汉语语法学界对“被”字句的研究经历了不断深入、视角不断扩大的过程。但直到目前，对汉语是否存在被动态、被动态的语法标记是什么、以及被字句表示什么语法意义等问题尚未取得共识。正因为如此，华中师大召开的研讨会只好提“汉语被动表述问题”，而不提“汉语被动句问题”。

藏缅语的语法研究起步较晚，大多数语言的语法研究还只停留在初步分析描写的阶段，甚至有一些语言至今尚未涉猎。但藏缅语的语法研究，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在借鉴汉语研究成果的同时，可以说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受到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甚至束缚。被动句的研究也是这样。藏缅语究竟有没有被动态、有没有被动范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藏缅语的语法研究。在一些研究藏缅语的语法论著里，有的认为藏缅语有被动态或被动句。如对彝语：李民认为凉山彝语的被动句有屈折形式和分析形式两种手段^[4]，陈士林等《彝语简志》认为彝语有被动句^{[5]p154,159,210}，陈康、巫达《彝语语法》认为凉山彝语有被动态^{[6]p127-132}，朱文旭、张静在《彝语被动句式研究》一文中也同意这个观点^[7]。小门典夫在《凉山彝语的被动句》一文中也认为凉山彝语有被动句，但他认为凉山彝语中并不存在“被动态”的语法标志，被动句主要依赖谓语所表示的“结果性”而成立，即采取“受事+施事+动词”这个词序来构成^[8]。黄行、唐黎明在《被动句的跨语言类型对比》一文中，认为独龙语有被动格式和被动句，“施事者在句首时是主语，在非主语位置时为被动格式”，并列出主动句和被动句对立的句子。还认为“阿昌语施事格助词是a³¹，用在句首为主动态，用在句中为被动态。”^[9]然而我们看到，在分析与动词有关的施受关系的大多数藏缅语论著里，语言学家则不轻易使用“被动态”、“被动句”这两个术语，而只分析结构助词（格助词）与施事受事、主动他动、自动使动等的关系，也不在句型中单列出被动句句型。这反映出他们对这些语言是否有被动态或被动句，还未形成理性的认识，至少是持保留态度，即他们并不就认为这些语言有被动态或被动句。

应当怎么认识上面提出的问题呢？我们认为，必须从藏缅语语言事实出发，根据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对具体语言事实做出科学的分析描写，还要根据跨语言的比较和对比对具体语言事实做出合理的解释，并从中反观语言的共性和个性。

二 藏缅语存在一种强调式施动句

句型可以从不同角度作不同的分类：从语法上，可以划分出主动句和被动句；从语用上，可以划分出话题句和非话题句；从施受关系上，可以划分出施动句和受动句；从语气上，可以划分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若进一步划分，可以根据句子的完整与否分出完整句和省略句，还可以根据强调与否分出强调句或非强调句，等等。

从施受关系上观察，藏缅语存在一种强调式施动句。这种句子常用来翻译汉语的被动句，在有的语法分析中就把它看成是被动句。先看景颇语的一对例句：

- 1) ɲai³³ kǎ³¹ jat³¹ sai³³. 我打了。 2) ɲai³³ e³¹ kǎ³¹ jat³¹ sai³³. 我打了。/被我打了。

我 打 (句尾)

我(施助)打 (句尾)

例1)是非强调施事句，例2)是强调施事句。这两句话的差异是例2)比例1)句多了一个e³¹。其余全部相同。那么e³¹的作用究竟是什么？通过这两句话对比可以看出，e³¹在例2)里是起到强调施动者

是为了使施受关系更加明确，对施事者起到了强调、凸显的作用。试比较景颇语的下列两句话：

1) nam³¹si³¹ŋai³³e³¹ ja⁵⁵kau⁵⁵să³³ŋai³³. 水果，我吃了。

水果 我（施助）吃掉 （句助）

2) nam³¹si³¹ŋai³³ja⁵⁵kau⁵⁵să³³ŋai³³. 水果我吃了。

水果 我 吃 掉 （句助）

这两句话的基本意义相同，施受关系清楚，所以可加施动助词 e³¹，也可不加。例 1) 加 e³¹，对施动者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凸显的作用，例 2) 没有 e³¹ 也不会影响施受关系，加不加 e³¹ 全然与被动语法意义无关。

再者，施动助词具有多功能性。如景颇语的 e³¹ 除了表示施动外，还能引申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时间。例如：

tʃa³¹phot³¹e³¹sa³³wa³¹sai³³. 他早上去了。（时间）

早上 （时助）去 （助）（句尾）

mă³¹niŋ³³e³¹ka³¹lo³³ton³¹ai³³ʒe⁵¹. 是去年做好的。（时间）

去年 （时助）做 下（句尾）是

nu⁵¹n⁵⁵tə⁵¹e³¹ŋa³¹ai³³. 妈妈在家。（处所）

妈妈 家 （处助）在（句尾）

să³¹ʒa³³tʃon³¹e³¹a⁵⁵ŋa⁵¹ŋa³¹ai³³. 老师老在学校。（处所）

老师 学校（处助）老 在（句尾）

哈尼语的 ne³³，也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结构助词。除表示施动外，还可以表示“从由”、处所、工具等语法意义。例如：

xa³³ma³³a⁵⁵xo⁵⁵ne³³ba³¹dza³¹a⁵⁵. 母鸡被野猫抓吃了。（施动）

母鸡 野猫（施助）抓 吃 了

tchi⁵⁵za³¹tchi³¹mo⁵⁵ø⁵⁵phø³³ne³³ʒe³³a⁵⁵. 一个麂子从那边跑了。（从由）

麂子 一 个 那边 （从助）跑 了

a³¹zo³¹ga⁵⁵ma³³ne³³zu³¹. 他在路上走。（处所）

他 路 （处助）走

a³¹jo³¹bu³¹du⁵⁵ne³³so³¹mja³³bu³¹. 他用（毛）笔写字。（工具）

他 （毛）笔（工助）字 写

此外，ne³³也能表示时间，但使用频率很低。例如：

a³¹da³³mi⁵⁵no³³ne³³ka³¹. 爸爸昨天就走。（时间）

爸爸 昨天（时助）走

载瓦语的助词 e⁷³¹ 除表施事外，还能表示动作行为凭借的工具。例如：

mji³¹jan³¹e⁷³¹lo⁷⁵⁵sat⁵⁵pe⁵¹. 火被他搞灭了。（施事）

火 他（施助）搞 灭 了

tho⁵⁵la⁵⁵kji⁵⁵e⁷³¹jo³¹phu⁷³¹ʒa⁵⁵. 用拖拉机犁田。（工具）

拖 拉 机（工助）田 犁（语助）

上述施动助词的多重功能，在意义上都与被动无关。不同的功能分布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都表示动作行为的发生、进行与主体、客体的关系。比如，当施动义时，表示动作行为由谁发出；当时间义时，表示动作行为是在什么时间发出；当地点义时，表示动作行为在什么地点发生。这些意义都不是被动义。

总之，强调式施动句与被动句是不同的。确定一个语言是否存在某种语法范畴，应当主要根据这种语言自身存在的语言事实，并从语言事实相互关系的系统中去确定语言事实的性质，而不能根据不同语言的简单对应刻意仿照。过去在少数民族语言语法研究中曾出现过一些“生硬仿照”的现象。比如：汉语有介词而藏缅语大多数语言没有，这些没有介词的藏缅语翻译汉语的介宾结构时，大多用“体词+结构助词”的格式来表达，这样也就把这种格式中的结构助词当成介词。其实，藏缅语这些语言的结构助

词与汉语介词无论在性质上、来源上都不相同^[10]。

三 藏缅语强调式施动句的成因

一种句式的形成，必定会受到该语言内部结构系统的制约，也就是说有其形成的原因。强调式施动句是一种表达施受关系的句型，其成因应该与动词的特点，包括谓语动词的形态状况、谓语动词与施受者的关系以及语序等因素有关。

1. 藏缅语是一种以分析性为主的语言。但不同语支分析性的程度不尽相同：处于北部地区的语言，如嘉戎语、羌语等，形态变化多些；而处于南部地区的彝语形态变化较少，分析性较强；景颇语与其地理位置一样，处于中间地位，虽以分析形式为主，但形态变化比彝语多些。彝语、景颇语以分析性为主的特点，决定了它们的语序比较固定，但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基本语序上，这些语言以 SOV 为主，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是 OSV。强调式施动句就是在这种固定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应运而生的。

彝语、景颇语分析性的特点决定了结构助词在语法手段中的重要性。它不但能够连接不同的语法成分构成不同性质的短语结构，而且还能与词序一起加强对语法意义的表达，或弥补词序功能的不足。施动助词的出现，不仅使这些语言的施受关系句子增加了一个强调式施动句，而且还使受动宾语提前成为可能。

2. 彝语、景颇语的句法是一种以谓语为中心、重视施受关系的语言。这个特点使得强调式施动句的出现成为可能。因为在信息的传递上，这类语言注重明确哪一个是施动者，哪一个是受动者，而施动和受动的区分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靠结构助词指示，二是靠语序。一般是施事者在受事者之前，若违反了这个次序，则要以结构助词予以辅助。结构助词放在体词之后，能指明该体词是施事者还是受事者。彝语、景颇语的大部分语言的施受句，既有施事助词又有受事助词。一般是加一个结构助词就可以，因为只要明确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就不言而喻。加一个时，优先加施动助词。例如：

阿昌语：ma⁷³¹ko⁷³¹ŋaŋ³¹ a³¹ tso³¹po³¹. 梨子被他吃了。

梨子 他（施助）吃 了

载瓦语：mji³¹jaŋ³¹e⁷³¹ lo⁷⁵⁵sat⁵⁵pe⁵¹. 火被他搞灭了。

火 他（施助）搞 灭 了

波拉语：khui³⁵jɔ^{31/55}jaŋ³¹ pe⁷³¹se⁷⁵⁵ve⁵⁵. 狗被他打死了。

狗 他（施助）打 杀（助）

怒语：sa⁵⁵mu³³ŋe³¹e³¹ dza⁵⁵ a³¹ga³³. 肉被猫吃了。

肉 猫（施助）吃（助）

但为了使施受关系更为明确，可以二者都加结构助词。例如：

景颇语：ji³³phe⁷⁵⁵kã³¹wa³¹e³¹ kã³¹jaŋ³¹ton³¹ nu⁷³¹ai³³. 他被父亲打了。

他（受助）父亲（施助）打 着（句尾）

纳西语：thu³³to⁵⁵ ŋe³¹nu³³ lo⁵⁵. 他被我打。

他（受助）我（施助）打

如果为了同时强调受动者，就在受动者后加结构助词。这时，施动助词就可以不加。如载瓦语：

khui³¹le⁵⁵ jaŋ³¹ pat³¹ sat³¹ pe⁵¹. 狗被他打死了。

狗（受助）他 打 杀（谓助）

va³¹ le⁵⁵ pat³¹ koi⁵⁵ pe⁵¹. 竹子被打弯了。（koi⁵⁵ 弯——koi⁵⁵ 使弯）

竹子（受助）打 使弯 了

但如果施受关系明确，则可以不加任何结构助词。例如：

阿昌语：kã³¹tsui⁷³¹no³¹ tso³¹ po³¹. 谷子被牛吃了。

谷子 牛 吃 了

载瓦语：vo⁷³¹tso³¹tsun³¹ ju⁵¹ tso³¹ pe⁵¹. 小鸡被老鹰抓吃了。

小鸡 老鹰 拿 吃 (谓助)

此外,也有个别语言只有受事助词而没有施事助词,如拉祜语。这种语言就不存在强调式施事句与非强调句的区分。但拉祜语有受事居于句首的句型。如果施受关系容易混淆的,必须在受事后加受事助词。例如:

zo⁵³ tha²¹ ɔ³¹ pa³³ te⁵³ po⁵⁴ do⁵⁴ pi⁵³ o³¹. 他被他爸爸打了一顿。

他(受助)爸爸 一 次 打 给 了

zo⁵³ tha²¹ vɿ³¹ tho⁵⁴ pi⁵³ ve³³. 他被蛇咬了。

他(受助)蛇 咬 给 了

我们虽然认为藏缅语的彝语、景颇语没有被动态,也没有被动句,其强调式施动句也不是被动句;但并不是说这些语言就不能表示被动义。彝语、景颇语的被动表述是通过别的手段表示的,比如通过加补语、使动义的变化等。另外,语言接触对藏缅语某些语言被动句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些问题,我们将另文论述。

参考文献:

- [1]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898.
- [2]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 [3]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4] 李民.凉山彝语的主动句和被动句[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1).
- [5]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 [6] 陈康,巫达.彝语语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 [7] 朱文旭,张静.彝语被动句式研究[A].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8] 小门典夫.凉山彝语的被动句[J].语言研究,2003,(4).
- [9] 黄行,唐黎明.被动句的跨语言类型对比[J].汉语学报,2004,(1).
- [10] 戴庆厦,胡素华.凉山彝语的体词状语助词——兼论彝语词类中有无介词类问题[J].语言研究,1998,(1).

An Emphatic Active Sentence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DAI Qing-xia and LI Jie

Abstrac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om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do not have the passive voice or the passive sentence, but they have an emphatic active sentence. The formation of this emphatic mode is due to the analytic nature of the languages in question. Specifically,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rphology and state of the ver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b, the actor and the patient; and word order in the sentence.

Key words: Tibeto-Burman; emphatic active sentence; passive sentence